

## 构建双向动态的平等交流模式：评王委艳 《交流叙述学》

杜艺超

书名：交流叙述学

作者：王委艳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 年

ISBN：9787522507651

DOI：10.13760/b.cnki.sam.202401020

人是天生的讲故事者，而故事也需有人接收，叙述和交流从来密不可分。自叙述学诞生以来，叙述学研究中针对叙述交流性的讨论不在少数，但往往不够充分和系统。经典叙述学强调文本内部研究，以文学叙述为研究中心，对文学叙述交流性的研究只是暗流；后经典叙述学突破原有研究范围，其中的修辞叙述学研究更是逐渐转向叙述的交流特性，但该类研究依旧局限于文本内层，同时也无法克服研究中交流单向性的缺陷。发生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叙述转向使得重新界定叙述成为必然，赵毅衡以叙述底线定义为基础构建的广义叙述学，为叙述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此外，网络数字化时代叙述的交流性进一步凸显，叙述扩容背景下，交流性已然成为叙述的核心特征。在此背景下，王委艳提出交流叙述学的理论构想，并在一般叙述学范式下对叙述进行特性研究，无疑是对叙述学前沿问题和时代呼唤的有力回应。

事实上，交流和叙述的结合研究并非新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费舍尔的“叙事范式”就“把叙事看成一切人际沟通的基础的理念框架”（格里芬，2016，p. 232），将叙事作为一种普遍的元话语。但该类研究更多应用于传播学领域，偏重于叙述性交流，而不是具有交流性的叙述学本体。无论在叙述学内部还是跨学科研究中，都不存在研究交流叙述运行机制的系统性成果。《交流叙述学》则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它在符号学和叙述学学科发展融

合的背景下，以一般叙述学为基础，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符号学、哲学、语用学等），以各种叙事类型中参与者之间的内在交流机制为研究对象，构建起一个双向动态的交流叙述模型，树立起抽象动态的文本观。

全书分为十个章节，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1—4章层层梳理研究脉络，阐明理论基础，构建研究框架；第5—9章深入探讨交流叙述机制内影响意义的要素，如文本建构、元语言、一般过程、价值伦理、空间问题等；最后一章考察数字化时代的交流叙述情况。在书中，作者提出许多重要的核心概念，如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文本内外双循环交流图式、抽象文本、交流主体的身份翻转等。本文就上述核心观点展开讨论。

## 一、跨越单向，创设双向循环的交流模式

在叙述作品的交流研究领域，查特曼的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查特曼，2013，p. 135）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该框架将叙述交流限制于文本规范之内，构建了一条从作者到读者的单一、单向交流渠道。认识到单渠道交流缺陷的詹姆斯·费伦（Phelan，2011，p. 66）演绎出了“作者—叙述者—读者”“作者—人物—读者”的双交流渠道，然而依旧没有突破交流方向上的单向性，读者依然处于交流的末端，交流只能从作者朝向读者，无法从读者回溯作者。上述交流叙述图示中的交流在王委艳（2022，p. 21）看来“其实是一种修辞，是叙述主体为达到叙述目的而传达其思想的流动链条”。因此，交流叙述学需要克服前人研究的缺点，构建一个双向循环的交流模型。

当然，在当前叙述扩容、一般叙述学研究范式背景下，想要构建起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叙述交流模型，只解决交流渠道和方向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究竟是什么要素支持交流行为得以开展，双向循环的交流模式背后的动力从哪里来，更需要被探究。针对这个问题，王委艳（2022，p. 55）富有创见性地将视野拉长扩宽，将人类叙述经验的积累放置到时空变化中，提出了经验交流的“梭式循环”。作者先经历作为接受者的阶段，对接收到的经验进行改进、修正，再把新形成的经验融入创作之中，如此，不断积累、增殖、变化的经验在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沿着时空轴往复运动，从而构成一种梭式循环。可以看出，在这种梭式循环中，作者与接受者没有明确界限，可以随着时空变换而相互转化，正是这种转化，使得经验在交流中得到了积累与发展。那么，经验交流的“梭式循环”便是交流叙述各层次的内部动力系统。从经验交流的梭式循环出发，作者构建起“文本内外双循环交流模式”（pp. 62—65）：

文本内、外均存在两种循环，文本内循环是“人物-事件-人物”和“叙述者-故事-受述者”之间的跨层交流，文本外循环则是“作者-叙述文本-接受者”和“叙事作者集团-叙述载体-接受者集团”之间的跨层交流，在经验交流的“梭式循环”的作用下，框架内的交流双方都不存在方向性指示，是可以互相影响的。比如，作者与文本之间会发生自反，作者首先是文本的读者，作者本身的经验会影响作者的创作；又比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接受者集团在下一阶段成为叙事者集团，那么其作为接受者集团时获得的经验，也会被运用到下一阶段的作品中。

特别是在当下的网络媒体时代，互联网缩短了作者和接受者之间交流的时空距离，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变得更加直接和及时，这势必会影响文本的创作和交流的效果。可见，交流叙述学所构建的强调双向循环的交流模型不仅能够克服单一封闭的问题，还能够与时俱进，适应交流叙述的时代发展。

## 二、打破静态，构建动态抽象的叙述文本

作为人类组织经验的基本方式，叙述伴随人类社会始终，从远古的口述史诗到今天的网络文学，无不是叙述的产物。随着历史发展，人类社会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以媒介为划分标准，人类社会的形态经历了口语-身体媒介时期、文字-书写媒介时期，至今已进入数字-网络媒介时期（唐小林，2022，p. 83）。媒介的革命性改变、社会形态的颠覆性变化使得叙述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扩容并演变出新形态，如此一来，叙述文本的建构就越来越复杂。经典叙述学聚焦于文学文本内部叙述，叙述文本是静态封闭的；后经典叙述关注文学之外的叙述作品，但叙述文本仍然是确定的存在；广义叙述学框架能够解释所有以叙述方式构建意义的符号文本，叙述文本的开放性进一步增强。关于叙述文本的边界确定，赵毅衡（2013，p. 219）认为取决于接受者的意义构筑方式，应以“解释社群”为判断标准确定全文本边界。然而，正如唐小林（2022，p. 217）所言，在网络社会我们面临着“处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文本”“处于物理空间的现实文本”“处于网络与物理空间重叠的交互显示文本”，极其复杂的文本网络和文本形态使得解释社群之间的成员难以达成共识去构筑一个全文本，如此一来，叙述文本的边界就无法形成。但是，如果把叙述放到交流行为中考察，就可打破以往静态的文本观。王委艳（2022，p. 8）认为“叙述是在交流中最后形成的，不是全文本，不是一个狭

义的有清晰边界的文本，而是动态文本，不具型的、抽象文本”，由此可以构建起动态抽象的叙述文本观。

在绪论中作者（王委艳，2022，pp. 5 - 6）以交流作为分类原则对叙述做了一个全域性的划分：虚拟交流叙述和真实交流叙述。所谓的“虚拟”和“真实”并不针对叙述内容的真实性，而是代表交流双方的存在状态。交流一方缺席为虚拟，双方在场为真实。一方面，从这两种交流叙述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无论真实还是虚拟，叙述文本都会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处于一种动态的、渐进的变化之中，其构建过程是动态的；另一方面，任何叙述文本的形成都要通过二度叙述化，通过接受者的理解和解释，才能构建起意义文本。而不同的接受者有不同的接受经验，“意向性造成的意义对象非均质化”（赵毅衡，陆正兰，2015，p. 2）也存在于交流叙述中。进入接受者视野中的叙述因素在接受者意向性的影响下处于非均质状态，经过接受者的对象化筛选，会形成不同的接受者文本，生成不同的意义。同时作者指出，在交流叙述中二度叙述化并不是文本的最终形态，只是经验秩序的重建。经过二度叙述接受者重建了文本秩序，使之达到可理解的程度后再进行二度文本化，才能达到交流叙述中文本的最终形态——抽象文本，一种“最后呈现的处于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接受者与文本之间，具有协商性质的文本形态”（王委艳，2022，p. 138）。由此可见，抽象文本的形态会随着接受者的不同而变化，也会受到交流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其文本形态也是动态的。

在第十章中，作者（王委艳，2022，pp. 272 - 275）重点分析的网络活态叙述的文本构成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网络活态叙述中，爆料人将事件在网上公开，事件本身构成初始文本，随后当事人也成为叙述者，对事件进行关注或者评论的所有网民都成为叙述文本的构建者。弹幕、评论、跟帖……叙述文本随着事件发展不断扩大，作者、接受者、事件当事人乃至后续介入的社会职能部门都会成为叙述文本的一部分。此类叙述文本不仅形成过程是动态化的，同时也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开放性特点。此类叙述文本在当前网络化时代已经成为常态，因此，构建动态抽象的文本观具有重要意义。

### 三、翻转身份，探寻平等交流的时代价值

在经验积累的梭式循环模式中，作者历时地审视交流双方关系，考察经验形成、传承、变异的时空状态。把时间延长到一定长度后，不同交流阶段

中作者与接受者的相互转化便清晰可感，也正是通过这种转化，经验才能在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流转并积累，形成梭式循环。这种“作者式读者”正是交流叙述中的主体身份翻转的表现之一。

主体身份翻转一方面可以是“交流主动方（作者）和被动方（接受者）会在一定的交流阶段产生身份翻转”（王委艳，2022，p. 67）。比如，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首先是自己作品的第一个读者，自身身份发生了翻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作者集团与读者集团会发生翻转，接受者可能向创造者转化。

另一方面，身份翻转也体现了交流中权力关系的转移。作者作为文本创造主体，在作者-文本关系中，本身主导话语权，但是由于自反性的要求，“符号发出者想在接受者那里获得交流效果，必须首先在自身获得这种效果”（p. 68），如此一来，文本就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作者需要让渡部分话语权。在接受者-文本关系中，接受者获得了对文本的主导性“评价权”，作者则失去了主动交流权，成为评价的被动接受者（p. 69）。交流叙述中的身份翻转使得交流各方在交流中身份不确定，从而保证了历史层面上交流各方身份的平等，在交流过程中各方持续进行博弈，以达到最终的交流效果，产生意义。主体身份翻转蕴含着交流叙述中的平等观念，它既不像修辞性交流叙述那样赋予作者权威主导作用，也没有完全以读者为中心，忽视读者的作用。这样的平等观念，也恰恰是交流叙述得以存在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平等观念的保障，权力就会出现倾斜，在不平等的交流场域中交流可能会不再是交流，而是变成统治。

当然，平等始终是一种理想状态。如前所述，交流叙述过程中双方进行身份博弈，那么在某个阶段，交流双方的地位就会是不对等的。但是，交流叙述的视野始终是在时空流程中的经验视野，在历史过程中，“在交流中总会有一种趋向平衡的趋势，优势和劣势会在这种平衡趋势中相互修补”（p. 196），“平等”便是交流叙述这个跷跷板的支点。

历史流转中，交流叙述中的平等倾向是始终存在的。而在网络媒介迅速发展的当下，可以发现交流叙述中的平等观念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在网络文学中，作者可以不经编辑、出版社等的筛选直接让自己的创作进入流通流域，进入机制更加平等。同时，读者在网络文学中的权力也大大增强：首先，读者在网络中更容易聚集为接受群，网络文学时代读者的及时反馈直接对文本创作形成压力，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产生。尽管纸媒时代作者在创作时也需考虑读者因素，但读者的影响远不及现在直接、及时、显著。其次，当读者的地位提高，文学生产中的权力就发生了重组，读者对文学的选择权很

大程度上取代了纸媒时代权力人的权力（pp. 260 - 261）。然而，作者（p. 260）指出，“交流带来的平权、权力关系转移并没有成为关注对象”，网络文学仍需重建自己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方式。同时，在所谓平等的创作机制下，网络文学也产生低质作品泛滥、过度商业化的问题，因此，重建精神内核和价值核心，是网络文学更迫切的任务。此外，网络活态叙述中也体现了读者与作者相互转化的明显趋向。哪怕只是一个不对事件发表评论的无作为旁观者，只要一进入交流领域，其关注本身就会成为叙述的一部分。然而，网络交流叙述中，很多问题日益凸显。在日趋原子化的网络时代，各种声音交相错杂，有时事件的本质甚至被消解，只剩下围观者的狂欢，还有比如意见领袖对公众舆论的有意引导、各方博弈中的真相不明、媒体的公信力缺失等。网络打破界限，使现实、虚拟多个空间融合，使人们普遍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壁垒不会完全消除，传统的规则和等级关系又无不渗透于网络内外，制约着人们的交流。对此，作者持一种乐观心态，尽管网络活态叙述呈交杂各种声音的狂欢化特性，网络中的价值和道德规范对传统价值形成了挑战，但“网络活态叙述的真实底色就存在于对正面价值的维护之中”（p. 280），即使在交流中引起关注的是负面价值，但最终仍会向正面价值回归。也许，究竟应如何面对网络时代叙述中的价值冲突，依旧是值得我们探寻的问题。

#### 四、结语

面对当下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立足一般叙述学的研究背景，作者与时俱进，在前人理论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改进，以叙述经验的梭式循环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交流叙述模型；根据现实中复杂的叙述类型对传统文本观进行更新，形成了动态抽象的叙述文本观念。此外，交流叙述追求平等关系下和自然框架下自由意志的交流，体现了其对平等性、合理性的内在追寻。可以说，交流叙述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必然会应用于时代，随时代继续更新与发展。

作为第一本对交流叙述学进行较为完整的本体论研究的专著，《交流叙述学》不仅为一门新的门类叙述学的发展提供思路和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也扩充了一般叙述学的研究范式，丰富了一般叙述学的研究内容。除了基础理论构建，交流叙述学还具有理论实践意义：一方面为具体类型的交流叙述探究提供思路，另一方面也为跨学科模型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如作者（p. 282）所言，“交流叙述学只提供一种研究的方向或思路”，未来更多

## □ 符号与传媒 (28)

的交流叙述类型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等仍需继续开拓,理论的普适性仍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检验。但无论如何,该书都为交流叙述学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地基,更为叙述转向后的叙述学研究添砖加瓦,有利于继续建设广义叙述学的摩天大厦。

### 引用文献:

查特曼,西蒙(2013).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里芬,埃姆(2016).初识传播学:在信息社会正确认知自我、他人及世界(展江,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唐小林(2022).信息社会符号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王委艳(2022).交流叙述学.北京:九州出版社.

赵毅衡(2013).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陆正兰(2015).意义对象的“非均质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2-9.

Phelan, J. (2011). Rhetoric, Ethics, and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Or, from Story and Discourse to Authors, Resources, and Audiences, Sounding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94, 1/2, 55-75.

### 作者简介:

杜艺超,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学。

### Author:

Du Yichao, member of ISMS research team, Sichu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Email: dyc922@foxmail.com